

2003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

溫穎雯

孫啟業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溫穎雯、孫啟業。(2003)。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2-2003》(頁268-276)。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4/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2002-2003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水仙子神話：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

一. 引言

水仙子人物(Narcissus character)又被稱為自戀狂，它屬於一種病症，而具有這種自戀症的水仙子型人物，往往都同時有着自私利己、自我疏離和害怕衰老等特性，這些擁水仙子特性的人物常常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出現，在丁玲的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女主人公莎菲便是典型的水仙子人物。本文首先通過對水仙子神話的分析，歸納出水仙子人物的主要特性，然後再說明《莎菲女士的日記》中，莎菲的水仙子人物特性。

若我們要明白水仙子人物的特性，就必先對水仙子神話有深入瞭解，因為神話中水仙子的表現，正是水仙子人物特性的體現。故此，我們先從下文看看水仙子的神話故事：

二. 水仙子神話

水仙子是古希臘的神話，根據《外國神話傳說大詞典》¹的記載，水仙子名為納爾基索斯（拉丁文 Narcissus 或譯那耳喀索斯），是古希臘神話中一美少年，他是河神克菲索斯與女神勒里奧佩之子，相傳，納爾基索斯出生不久，其母為兒子是否長壽一事詢問先知提瑞西阿斯，其答覆是：只要他永不瞭解自己，便可長命百歲。此預言晦澀難懂，無人能獲其真諦。納爾基索斯長大後，英俊瀟灑，為眾多男女所仰慕。但他對人們的求愛冷若冰霜，無動於衷。女神埃科（或譯厄科，拉丁文 Echo：意為回聲，女神埃科又稱為回聲女神，因她只能重複別人說話的最後幾個音節）鍾情於他，卻遭到拒絕，使她痛苦不堪，形銷骨立，憔悴而亡，只剩下聲音在空中回蕩。最後，求愛遭拒的女性紛紛要求懲罰納爾基索斯，司法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決定接受請求。一天，納爾基索斯狩獵歸來，途中朝清泉一瞥，即迷上自己的倒影，其目光再也無法離開水面。他對自己的倒影，心生愛慕，但每當他用手觸摸它時，影像便會破滅。待池水回復平靜時，影像又出現了，納爾基索斯向它說話，但得不到回答，向他打手勢，它只有打相同的手勢給他。納爾基索斯多次嘗試觸摸那影像，但還是失敗了。終於，他因顧影自憐，鬱悶而亡。他死後，水邊長出一枝花，稱為納爾基索斯花，亦即水仙花。☞

¹ 外國神話傳說大詞典編寫組：《外國神話傳說大詞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1989），頁590-591。

三. 水仙子人物的特性

「水仙子人物」(Narcissus character)是原自希臘神話中的水仙子，因此，水仙子正體現着水仙子人物的種種特性，而透過對神話中水仙子的各種言行舉止和際遇的分析，便能讓我們看見水仙子人物的特性。透過分析，我們將水仙子人物的最主要特性歸納為五方面：擁有強烈的自戀傾向、自私利己的心態、自我憐惜、自我疏離的舉動和害怕衰老的心理，而下文就是對這五種特性的逐一分析：

1. 自戀傾向

水仙子人物的最主要特性是有強烈的自戀傾向。神話中的水仙子在看到自己的倒影前，對人們的求愛表現得冷若冰霜，無動於衷，不屑一顧，自戀的傾向已經明顯地暴露出來；當他看到泉水中自己的影像時，強烈的自戀傾向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他瘋狂地迷戀上自己的倒影，而這倒影就是他的重像(double)，他被自己的美吸引住，把感情專注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不會愛其他人，只會愛自己；他覺得只有愛上了自己的外表，才會感到快樂，因此，他只願找尋和擁有自己的影像，外間一切，他都不理；而這種強烈的自戀傾向正是水仙子人物的最大特性。

水仙子人物跟神話中的水仙子一樣，不能愛人，只知愛自己，他對自己十分迷戀，認為自己是最美好、最吸引人的，覺得除自己以外，其他人都不值得他去愛，故此，他沒有想到要從別人身上找尋美，更不會去愛人，由於他認為自己相當迷人可愛，因此往往把別人的讚美、愛慕和服務都視為理所當然。

其實，這種自戀的傾向是屬於一種病症。根據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的說法，自戀的活動，一般來說，只會出現在孩提時代，因為小孩仍未學懂去愛別人，他們在學懂去愛別人之前，便只有愛自己，這種情況是一種自然正常的成長過程，不過，如果在長大以後，仍然不斷持續以自己作為感情投注對象的話，這便是一種病態表現，被稱為自戀症狀(Narcissism)²。

這種自戀症狀，往往使水仙子形人物走向自我毀滅或失敗的道路。神話中的先知說過只要水仙子永不瞭解自己，才能一直生存下去，長命百歲，但水仙子偏偏愛上自己的倒影，這使他情不自禁地要觸及、親近和瞭解它，而他卻並不知道倒影正是他的重像(double)，是他自己，故此，他要觸及自己倒影的舉動，便顯示了他要開始瞭解和探索自己，可是命運卻不容許他這樣做，因此，當他要觸及自己倒影時，便等如親手把自己毀滅。同樣地，擁有水仙子性格特徵的人物都不能瞭解自己，當他要瞭解自己的時候，便會感到極大的痛苦和羞恥感，往往會因為抵受不住，而走向滅亡和失敗。

² 參見車文博等：《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長春：長春出版社，1998)，頁 661。

2. 自私自己

由於水仙子人物都極度自戀，以自我為中心，他只顧自己，不理別人，所以他的一切思想和行為，往往都只會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藉着別人來達到目的和獲得滿足，因此，便表現出自私利己的特性。

神話中的水仙子，只會把感情專注在自己身上，他對其他人不屑一顧，毫無興趣；然而，他必須藉着池水的幫助，才能看見自己的倒影，這說明了他一方面只顧自己，不理別人，一方面又要透過外界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和完成只對自己有利的的事情；因此，文學中具有水仙子性格的人物亦往往含有這種特性。

這種自私自己的特性往往是矛盾複雜的。他一方面必須透過別人來肯定自我，但另一方面，他實質上對這些人不屑一顧、毫無興趣，甚至根本看不起他們，斯法拉基契等人指出：「所有自戀症人格失衡的病人都在外在世界找尋讚美來支持他的病態的自戀症。」³這說明了水仙子人物都極渴望透過別人來獲得滿足，他思想行為的出發點是來自一種利己心態，往往含有目的性或利用性；他只會替自己着想，而不顧別人的感受，因此，雖然他們極渴切得到別人的讚美和愛，但卻並不是真心地愛着別人；他渴望得到崇拜，但又鄙視那些受他操縱並崇拜他的人⁴，因他認為愛他的人根本不值得被愛，故此，他常把照顧自己的人貶低，甚至會嫌棄和輕蔑他們，並認為得到這些人的照顧是理所當然的，他但求通過別人對自己的愛，來表現自己的美好和突出自己的魅力而已。從而便展現出水仙子人物的矛盾複雜和的自私自己的一面。

其實，水仙子人物自私自己的特性，往往是由於安全感的缺乏，他必須依賴別人對自己的愛，才能肯定自我。他內心十分空虛，而且有強烈的不安全感，這便促使他對讚美、注意和歌頌的需求，用以支撐個人形象和填補內心的不足；由於缺乏安全感，因此他要作出自我保護，在得到滿足的同時，亦要確保自己免受傷害，所以他要能自如地操縱他給別人的印象，控制愛他的人，把他變成自己的俘虜，透過對別人的征服，才能肯定自己的價值和獲得無比的滿足感，而克里斯多夫·拉奇把這種特性(或病症)的產生原因說得更具體，他說：「這些病人(水仙子)的內心世界十分荒涼，……他們體驗到了強烈的空虛和不真實感。……他要依賴他人時時把讚美和崇拜之辭灌入他的耳中。」⁵可見，這種強烈的不足，便導致水仙子人物必須以各種自私的手段來填補，於是便形成了自私自己的心理。

3. 自我疏離

³ 轉引自陳炳良：《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第四屆現當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嶺南學院中文系，1994)，頁 111。

⁴ 引自克里斯多夫·拉奇：《自戀主義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頁 43。

⁵ 克里斯多夫·拉奇：《自戀主義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頁 45。

陳炳良先生指出水仙子「不能愛別人，只知愛自己；他不能合群；是反社會的(anti-social)」⁶，因此，水仙子人物都會刻意脫離合群生活，懸身於現實世界之外，進行自我疏離。

神話中的水仙子迷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對於他來說，那一泓清水就是整個宇宙，他要時常看見自己的倒影，便需要清靜，更必須排除一切外在的粉擾，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將自己困於自我的世界中，與外界隔絕。

故此，自我疏離亦是水仙子人物的主要特性，他會將自己和一切事物都分隔開來，他往往對人際關係有着偏頗的看法，和世人的關係十分淡薄，甚至缺乏感情上的關連，活在自己構築的世界中，這是由於他不願面對會變幻流逝的現實，亦不能適應和改變它，故他只懂得逃避，往往將自己困於昔日最好的時光裡，建立屬於自己的疏離王國，而由於對美好時光的嚮往，所以他亦往往會不能自拔地陷入或陶醉於自己構築的天地裡，完全脫離了現實。

4. 自憐

神話中的水仙子怎樣也無法跟自己的倒影溝通，他雖經過多次努力嘗試，但始終還是不斷地失敗，這些挫折令他飽嘗絕望和痛苦滋味，並因着這種悲慘的遭遇，而引起對自己的無限憐惜，最後便因為顧影自憐，鬱悶而亡。

這種自憐的現象便常常出現在水仙子人物身上。他很容易感到孤單寂寞，無論別人如何關心他，但他總還是常常自怨自艾，認為自己永遠身處在痛苦之中，始終無人能夠真正瞭解自己，這種偏執的想法，便往往令他對自己產生強烈的憐惜，對自己的遭遇，予以深切的同情。

5. 害怕衰老

神話中的水仙子是個少年，而正在這最青春美麗的時期，他迷上了自己的外表，愛上自己最美的一刻，於是便終日原地不動地臨水自照，就像石頭一般，一動不動。他極希望把時間凝住，因為這樣才能使影像凝聚不散，永遠令他留在最美的時光之中。他害怕時光變化流逝，因他明白時間一過，美麗的外表便會失去。時間的流逝，只會令自我形象有變得更差的可能，因此，他害怕衰老，更害怕面對將要來臨的惡劣變化，他只願永遠停留在自己構築的世界裡，讓時間靜止，而不用面對會令自己變化的現實。

⁶ 陳炳良：《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1987)，頁 25。

由此可見，水仙子人物都有害怕衰老的特性，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認為，自戀最初發生在兒童時期⁷，所以水仙子人物都具有童稚氣質，他害怕衰老，只想把青春留住，他不願意長大，因為根本不想面對人生種種，只想永遠像相片一樣，能永遠保留最美的一刻，永不衰老。

四. 〈莎菲女士的日記〉中 莎菲的水仙子人物性格特徵

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一文中，莎菲表現了不少水仙子(Narcissus Character)的性格特徵，就心理學範疇而言，水仙子人物(Narcissus Character)不僅指自戀，也包括自我膨脹(Self-Inflation)、自我中心(Egocentrism)、利己(Egoism)及自私(Selfish)等徵狀。文中的莎菲就正是一個極為自我中心的人。「莎菲不是歡喜聽人解釋的人。根本我就否認宇宙間要解釋。朋友們好，便好；合不來時，給別人點苦頭吃，也是正大光明的事。……。劍如既為我病，我倒快活，我不會拒絕聽別人為我而病的消息。並且劍如病，還可以減少點我以前自怨自艾的煩惱。」

「我(莎菲)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那些體貼做什麼？偏偏我的父親，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我真不知他們愛惜我的什麼；愛我的驕縱，愛我的脾氣，愛我的肺病嗎？有時我為這些生氣，傷心，但他們卻都更容讓我，更愛我，說一些錯到更使我想打他們的一些安慰話。我真願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沒有人來理我，看我，我會想念人家，但有人來後，我不覺得又會給人一些難堪，這也是無法的事。」莎菲的這種只要別人關心自己，又在內心責備愛護自己的人，但自己又不主動地去了解和關心別人，甚至使關心她的人難堪的態度，正好和羅賓斯(Robbins)的心理分析相和應。羅賓斯指出有些水仙子人物會把照顧他的人貶低。認為他們應照顧他的各種需要和感情。他們應該照顧他，但他卻少去理會他們。這樣，他會有一舒暢的感覺。他不大理會自己的需要，卻要他人替他打點。他把需要和感情都放在一個距離之外，不毀滅它們，也不把它們內化。至於莎菲本能上需要所有人對她關心和愛護，也是水仙子心理的一部份，是一種心理上的「防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麥加斯基爾(Norman D. Macaskill)說：「水仙子的『自我外象』(Self-Representation)是非常不穩定的；而為了保持它而設計的防衛，隨時可以一觸即發，這就引致對讚美、注意和歌頌的需求，用它來支撐這個人形象。這種對別人的依賴使他和別人的關係惡化，強烈的不安全感覺和被擯棄的恐懼引致對別人的狂虐、控制和報復性的狂暴。如果防衛失敗，就會引至極端的苦惱、恥辱和內心的破碎。」這可以解釋為何莎菲無時無刻都需要別人的注意和關心，在得不到這種滿足時就會變得自我形象低落，甚至出現沮喪的現象。為了減少這種痛苦，故莎菲便不斷向別人需索注意和關心，正如阿本海默(Karl M. Abenheimer)所說的自戀的特色是自我向他人的永不滿足的要求。「還有許多人在紀念我呢。我是需要別人紀念的，總覺得能多得點

⁷ 參見車文博等：《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長春：長春出版社，1998)，頁 661。

好意就好。」「關於朋友，我不說了。我知道永世也不會使莎菲感到滿足這人間的友誼的！」

羅賓斯 (Robbins) 認為水仙子人物把關心他的人看作是依靠他的人，這樣便可以培養他的「浮誇自我」(Grandiose Self)。克恩伯 (Kernberg) 認為貶低別人是為了避免引起自己的羨慕。這和「浮誇自我」也有點關係，亦是因害怕失敗而引發的防衛機制。哈特 (Hart) 認為對愛的要求是因為超我的指責把自尊降低，故需別人的愛來補償。羅賓斯指出，這種人要把對方變成嬰兒。莎菲對待葦弟的態度正好吻合上述的心理。莎菲把愛她和關心她的葦弟看成是倚靠她的人，並貶低葦弟對他的愛。葦弟年紀比她還要大四歲，但她卻稱他為弟，自稱卻是姐姐，並且像逗弄嬰兒般捉弄他。「為了他很快樂，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我卻快意起來」。她把葦弟看成是嬰兒並且是倚靠著她。不過，在捉弄過葦弟後，她受到超我的指責，所以她的內心把自尊降低並且向葦弟懺悔：「在一個老實人面前，我已盡自己的殘酷天性去磨折他，但當他走後，我真想能抓回他來，只請求他：『我知道自己的罪過，請不要再愛這樣一個不配承受那真摯的愛的女人了吧！』」促成她往後不斷的需要別人的愛和關心來作心理補償 (Reparation)，例如「我迫切的需要人間的感情，想占有許多不可能的東西。」

「那洗臉台上的鏡子——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臉拖到一尺多長的鏡子，不過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頭，那你的臉又會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這都可以令人生氣了又生氣。」鏡或影像 (Mirroring) 本來是代表水仙子完美的自我形象，也是「自戀」(Narcissism) 的起因。不過，由於「自戀」是把「原慾」(Libido) 壓抑著，引起痛苦，因而引起「自憎心理」(Self-Hate)。莎菲對鏡中的自己不滿，就是「自憎心理」的體現，亦埋下了伏線，要尋找其他的「理想化的自我客體」(Idealized Selfobject) 來代替，也就是有「頎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嘴唇，柔軟的頭髮」，「足以閃耀人的眼睛」，以「捉不到的風儀來煽動你 (莎菲) 的心」的凌吉士。

雷頓 (Lynne Layton) 指出水仙子式病人主要的癥狀是把「自我客體」「病態地理想化」(Pathological Idealization)。同樣，在莎菲的眼中，初期的凌吉士是不合理地完美的，完美得使莎菲自慚形穢，不敢正視也不敢接近。縱使日後莎菲知道了他醜陋的真貌，但經「病態地理想化」的他使她仍是瘋狂般的愛著他。「我 (莎菲) 為要強迫地拒絕引誘，不敢把眼光抬平去一望那可愛慕的火爐的一角。兩只不知羞慚的破爛拖鞋，也逼著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燈光處。我氣我自己：甚麼會那樣拘束，不會調皮的應對？平日看不起別人交際，今天才知道自己是顯得又呆，又傻氣。唉，他一定以為我是一個鄉下才出來的姑娘了！」韓利 (Hanly) 認為水仙子有「自戀式的弱點」(Narcissistic Vulnerability)。莎菲初次見到被她「病態地理想化」的凌吉士，她的「自戀式的弱點」也就顯露了出來。

之後，莎菲對凌吉士的態度是又愛又恨，陷入了雷頓 (Lynne Layton) 所指的「理想化和鄙視的循環」(The Cycle Of Idealization And Contemp)，莎菲既愛上了被「病態地理想化」的凌吉士，又不斷鄙視他的真實性格，「自

然我不會愛他，這不會愛，很容易說明，就是他的丰儀的裏面是躲著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可是我又傾慕他，思念他，甚至於沒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義的保障了。」當凌吉士因為她而受窘、臉紅，又或他為她所愚弄時、她氣勢上壓倒他時，她會因覺得勝利而高興，但當凌吉士冷落她時、冷淡地對她時、沒有來找她時，她又會感到痛苦。這和克恩伯（Kernberg）所說的有水仙子性格的病人時而感到勝利，時而感到失敗的情況相同。賴克（Reick）認為由意氣風發到一無所有的情緒變遷是幼稚的原我（Infantile Ego）的特色。在日記中，莎菲的情緒反覆，時而意氣風發，時而自怨自艾，正是出於上述的心理。

莎菲對凌吉士時而順服，「（莎菲）很柔順地接受他許多淺薄的情意，聽他說著那些使他津津回味的卑劣享受，以及『賺錢和化錢』的人生意義，並承他暗示我許多做女人的本份」。時而又很冷漠，「他（凌吉士）聽見明天我要上山時，顯出的那驚詫和嗟嘆，很安慰到我，於是我真的笑了。他見到我笑，便把我的手反捏得緊緊的，緊得使我生痛。他怨恨似的說：『你笑！你笑！』」阿本海默（Karl M. Abenheimer）認為自戀的特色是一種自我態度（Ego Attitude），水仙子希圖在無衝突情況下自我得到滿足，同時又保護自己不受自我毀滅傾向的侵擾。因此，他要控制他人。為了使自己安心，他會去愛別人，但那被愛者永不是被看作是個本身值得別人去愛的人（正如凌吉士之不過是莎菲的「自我客體」）。所以愛情是他的自衛手段。他對自己也是一樣。他有時會嚴厲地反省，但他只對本身可使自己安心的質素感到興趣（莎菲被凌吉士吻過之後，曾嚴厲的反省過自己，但只是反省自己被自己糟蹋了）。他又說：水仙子在順服或冷漠的背後是有控制他人的企圖的。因此，順服和冷漠往往和控制構成一個循環。的確，莎菲對凌吉士的最終目的是控制和征服，「我（莎菲）要著那東西，我還不願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計的讓他自己送來，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著求我賜給他的吻呢。」

水仙子希冀水中倒影對自己產生欲求，但對方卻無動於衷。我們可以說他們沒有愛情客體（Love Object）。他們不愛生存著的客體，卻愛上沒有主體的客體（Subjectless Object）。不過，當凌吉士越傾心於莎菲時，也正越代表著他不再是莎菲的倒影，因為當水仙子接觸到他的倒影時，他的倒影就會破滅。同樣，當莎菲成功得到凌吉士的愛時，他在莎菲心目中的形象也會破滅。他不再是莎菲的「自我客體」，而過去被「病態地理想化」的部份亦會回歸至現實。莎菲再沒有必要因得不同倒影的回應而痛苦，相反可以正視凌吉士的缺點，例如：銅臭味、嫖妓、有妻子和不懂戀愛等等。在水仙子的世界，真愛是不存在的，他們太重視「個人人格」（Personality）了，既不願見自我流失在社會的限制中，也不願見自我奉獻給愛人，他們披上了如容格（Carl Jung）所言的「假面人格」（Persona）作自我保護，難得真心。由於水仙子會「鄙視那些受他操縱並崇拜他的人」（《自戀主義文化》），所以凌吉士最後也成為她鄙夷的對像。況且，當水仙子達到一個目標時，他又會定立一個更高的目標。心理學家以為這是因為他內心有所謂「內在的破壞者」（Inner Saboteur）的緣故。莎菲既然得到了凌吉士的愛，自然也就要找尋更高的「自我客體」去征服和控制他。

事實上，水仙子也有主動和被動兩方面。當她為自己的倒影迷住時，她是被動的，但當她迷住別人時，她是主動的。正如莎菲被凌吉士迷住時，她是被動的，但當凌吉士被她迷住時，她便再次取回主動。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認為水仙子式的心理病人往往把平常人往外投射的「本能衝動」(Libido) 向自我 (Self) 內射，所以才會出現「自戀」的狀況。韓利 (Hanly) 並指出這些女性並不是追求性慾的滿足。相反地，她們把性理想化，愛情中的非性元素，而鄙視「肉的關係」。水仙子之所以鄙視「肉的關係」，是為了把「客體慾念」(Object Libido) 昇華成「自戀式慾念」(Narcissistic Libido)。正如愛德爾堡 (Ludwig Eidelberg) 所言，「消除性慾」(Desexualization) 是把「客體慾念」昇華成「自戀式慾念」。

這正好可以解釋莎菲為何鄙視「肉的關係」和給凌吉士吻了之後的心理變化。「那情欲之火的巢穴——那兩只灼閃的眼睛，不正宣布他(凌吉士)除了可鄙的淺薄的需要，別的一切都不知道嗎？」當她因為失去了「一點自制力」而遭凌吉士吻了之後，她先感同「我勝利了！我勝利了！」這是因為她終於把他控制和征服了，但與此同時她又感同羞恥和狂怒。「他走後，我想起適間的事情。我用所有力量，來痛擊我的心！為什麼呢，給一個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愛他，還嘲笑他，又讓他來擁抱？真的，單憑了一種騎士般的風度，就能使我墮落到如此地步嗎？」「總之，是我給我自己糟蹋了，凡一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我的天，這有什麼法子去報復而償還一切的損失？」科赫特 (Heinz Kohut) 以為「羞恥反映出要達到『自我理想』(Ego Ideal) 的努力的失敗。」被卑劣的凌吉士一吻無疑是使莎菲身為水仙子的「自我理想」受到傷害，而這一吻更加把莎菲素來奉行的「自戀式慾念」降格，回歸至一般人崇尚「客體慾念」的水平，自然使莎菲感到憤怒和羞恥了。

總結而言，以水仙子的心理特徵來分析〈莎菲女士的日記〉，可以為文中莎菲許多不可理喻的行為，從心理學的角度提供了新的解析，對文本的了解提供了新的看法。

參考資料：

1. 丁玲 (1984)：〈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選集卷二》。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頁46至89。
2. 陳炳良編 (1990)：〈水仙子人物再探——兼析〈沉淪〉及〈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國現代文學新貌》。台灣：台灣學生書店。頁53至168。
3. 陳炳良 (1987年7月)：〈中國現代小說中的水仙子人物〉。《文學散論——香港·魯迅·現代》。香港：香江出版社。頁23至41。
4. 陳炳良：《中國現代文學與自我：第四屆現當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嶺南學院中文系，1994。

5. 鄭樹森編（1989）：〈臨水自照的水仙 從〈心經〉和〈茉莉香片〉看張愛玲小說中人物的自我疏離特質〉。《張愛玲的世界》。台北：允晨出版社。頁103至127。
6. 車文博等：《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長春：長春出版社，1998。
7. 外國神話傳說大詞典編寫組：《外國神話傳說大詞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1989。
8. 克里斯多夫·拉奇：《自戀主義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